

## 阴火的治疗与体会

黎 济 民

(湖北省黄石市第三医院, 湖北 435000)

内、外、妇、儿、五官、皮肤各科常见的急、慢性热(火)病,凡辨证不属于阴虚火旺或阳热实证而又见有不同程度的气虚、阳虚、脾胃虚弱者,本人多以阴火论治。临床上常用芪附四君子汤(即四君子汤加黄芪、附子)为主随证加减化裁,疗效满意。兹不揣浅陋,择举医案数则,介绍如下。

**例1** 吕某,女,33岁。1985年4月11日诊。病者扁桃体肿痛经常发作已3年,每次发作用青霉素治疗有效,但不久又发。伴五心烦热,渴喜冷饮,背部如浇冷水,热天尤甚。时感头昏,心慌,肢软乏力,关节酸痛,经行腹痛,量少不畅。近半年来颜面常生小疮,胀痛,挤之有少许脓血,往往此起彼伏,迁延不愈。半个月来又咽痛不已,纳食减少,大便2、3日1行。诊见双侧扁桃体中度肿大,色稍暗红,舌苔少、舌质暗红、兼有瘀斑,脉沉细。证属阳气不足,兼有瘀热。治以扶阳益气、佐以活血

消导,用芪附四君子汤化裁。处方:制附片、茯苓、甘草、陈皮、牡丹皮、赤芍、川牛膝、黑元参各10g,党参、黄芪、熟地黄各15g,生山楂40g。每日1剂,水煎服(每次煎沸后再煎半小时左右,下同)。服3剂后诸症明显减轻。此后连续3个月内每月服用前方3剂而愈。半年后随访未复发,经行亦属正常。

**例2** 唐某,女,38岁。1985年5月23日初诊。病者稍事小劳即发热,已3年。时而口舌生疮,时而眼鼻红痛,但形寒肢冷,热天夜卧不用棉被即感骨节烦痛。自上月中旬以来每天午后即感恶寒,夜则发热(体温38℃左右),至清晨出微汗后热渐退。伴头昏闷痛,纳少不渴,便结尿黄,舌质淡红、有瘀点、苔薄白,脉左沉右浮。证属阳气不足,兼食滞、血瘀,邪毒伤阴。治以扶阳益气、活血益阴,佐以解毒消导,用芪附四君子汤化裁。处方:制附片、党参、黄芪、当归各15g,白术、甘草、防风各10g,

加人参4.5—10g另煎兑入;如气阴两虚偏于阴虚者,则选太子参30g、生黄芪10—15g,生地30g,并可酌加西洋参4.5—10g另煎兑入,气阴双补又无温燥之弊。肾阴阳两虚证则选肾气丸方,一般温阳药不宜量大,以防伤阴,肉桂3—6g,制附片6—12g即可。肾阳虚证亦选肾气丸方,煎成汤剂,其中宜熟地,但量不宜大,以10—12g为宜,而肉桂、附子可酌情增量,以增强温阳之力。

在运用六味地黄汤灵活化裁补益虚损时,应主意护养胃气,俾益气而不壅,养阴而不膩。

常应酌加少量理气醒胃之品,如陈皮、砂仁之属。另外虚损期患者常兼挟邪实,如水停、湿热、肠胃积滞、热毒、瘀血、风动等,此时应随证加味,正邪兼顾。如尿少水停加车前子、大腹皮、椒目、防己;下焦湿热加石苇、通草、滑石、黄柏;中焦湿热加黄连、竹茹;腑气不通加大黄;热毒可合银蒲元麦甘桔汤或五味消毒饮;瘀血加川牛膝、怀牛膝、丹参、益母草;手足抽搐风动加白芍、甘草、僵蚕;皮肤搔痒加地肤子、蛇蜕、防风。

(收稿日期1992年6月19日)

丹参、熟地、蚤休各 30g, 生山楂 50g。服药 3 剂寒热未作。后用前方继服 12 剂而愈。随访半年未复发。

**例 3** 占某, 女, 45 岁。1985 年 8 月 12 日初诊。病者常年渴喜冷饮已 4 年, 尤其于热天每每饮冰镇冷饮至饱后方感快意。患者喜过冷天。平时常感头昏, 肢软乏力, 若讲话稍多即咽干难耐。自 6 月份加班劳累后即感体力难以支持, 动则烦热, 心慌短气, 汗出如雨, 肢体颤动, 夜眠不安, 精神疲惫; 遇恼怒则诸症明显加重, 纳食大减, 每餐不足 50g。诊见面色不华, 脉沉细, 舌苔少、舌质稍淡红、边有瘀斑。证属气阳不足, 兼有血瘀发热。治以扶阳益气、活血消导为主, 用芪附四君子汤化裁。处方: 制附片 15g, 太子参、黄芪、生龙骨、生牡蛎、丹参各 30g, 益母草膏 60g (分冲), 生山楂 40g, 白术、茯苓、陈皮、川芎、牡丹皮、赤芍、白芍各 10g。服 2 剂, 烦热大减, 纳食增加, 夜眠安静, 不嗜冷饮, 精神好转。仍用前方继服 5 剂, 以资巩固。

服药后病情稳定未发。但进入冬季后常感形寒肢冷, 与往年不畏严寒判若两人。近一个月以来手触冷水即感拘急僵硬麻木, 伴纳食减少, 夜眠不安。仍宗前法, 于初诊处方的基础上加酸枣仁 20g。服 6 剂后, 纳食增加, 夜眠安静, 畏寒肢冷等症大减。半年后询访, 热天烦渴未发, 余症亦十去八九。

**例 4** 李某, 男, 45 岁。1986 年 6 月 16 日诊。病者牙痛时发已 10 余年, 每次发作常用抗生素治疗达半个月之久尚难获效。此次又发病 1 周余, 西医诊为牙周炎。经用青霉素治疗不仅不效, 而且今晨上半身及颜面又出现药疹, 瘙痒不已, 泻稀便 7—8 次。诊见左腮肿大, 左侧上下牙周明显肿胀, 色稍红, 有灼热感。且纳食大减, 纳后胃脘不舒, 汗少不渴。脉沉, 舌苔少、舌质淡。证属气阳不足, 兼有湿滞、食积郁热。治以扶阳益气、消滞胜湿为主, 用芪附四君子汤加味。处方: 制附片 15g, 党参、黄芪各 30g, 白术、茯苓、甘草、半夏、陈皮、苏

叶、防风各 10g, 生山楂 60g。服 2 剂, 牙痛大减, 日泻软便 2 次。仍用前方继服 8 剂, 牙痛止, 随访半年未见复发。

### 讨论与体会

张景岳认为, 阳虚者亦能发热。一曰阳戴于上, 而见于头面咽喉之间者, 此其上虽热, 而下则寒, 所谓无根之火也; 二曰浮阳于外, 而发于皮肤肌肉之间者, 此其外虽热, 而内则寒, 所谓格阳之火也; 三曰阳陷于下, 而见于便溺二阴之间者, 此其下虽热, 而中则寒, 所谓失位之火也。但据余临床多年反复观察与验证, 常见五脏虚证以气虚阳弱或脾胃虚弱及兼有痰 (包括痰饮水湿), 滞 (包括食滞、气滞或郁滞), 瘀, 毒等证者居多。当以气虚阳弱或脾胃虚弱为本, 痰、滞、瘀、毒为标。究其原因, 多因患者素体气虚阳弱, 脾胃不健。加之过食寒凉损伤脾胃, 或感受寒湿邪毒, 或劳倦、七情所伤, 使阳气日衰。盖气阳不足, 则机体奋起抗御病邪及驱除邪毒之力亦不足, 致邪毒易于侵犯或留滞; 气阳不足, 气血运行不畅, 则机体易产生瘀滞; 气阳不足, 运化水湿不力, 则机体易产生痰湿或水液滞留; 气阳不足, 则肠胃消化腐熟水谷之力亦不足而易产生食滞; 阳气不足, 脾胃吸收运化水谷精微之力亦不足则阳损及阴。彼此互为影响, 加之痰、滞、瘀、毒及寒邪均易郁而发热, 故成阴火。愚宗“治病必求于本”之旨, 凡遇上述病例, 只要辨证不属阴虚火旺或阳热实证, 而见有不同程度的气虚阳弱或脾胃虚弱或五脏虚象证候, 又见有不同程度的火热症状者, 则不问新久, 均按阴火论治。用芪附四君子汤为主随证化裁, 治本为主, 标本兼顾。方中附子能通行十二经, 为温阳之要药, 黄芪甘温益气, 配合人参以增强健脾益气之功效。余用之与上述药物配伍, 意在既有扶阳益气, 振奋脏腑功能以增强机体抗病能力及驱除邪毒之功, 又有推动气血痰滞和诸药运行之力, 加之辨证配伍基本适当, 故疗效颇佳。

(收稿日期 1992 年 7 月 20 日)